

飘

来

PIAOLAIPIAOQU

飘

去

《世佳人》的作者

玛·米切尔传记

安妮·爱德华兹(美)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序言	1
四个混蛋，一句脏话	6
在老兵的膝盖上	17
小麦和燕麦	27
有几分霸道	39
汉肖 10 号	51
性的困惑	70
游艇俱乐部	83
可怕的秘密	99
不受拘束的女性	116
上帝呀，我得写一部小说	133
纸袋里的故事	147
陶乐	158
莱塞姆	168
需要一条冷水毛巾	180
丈夫 支柱 编辑	194

震波传开了·····	213
名望·····	235
智力较量·····	254
魅力·····	271
版权·····	292
天才，见一见你的郝思嘉·····	308
荣誉的峰巅·····	322
失落感·····	334
为亚特兰大号巡洋舰命名·····	341
燃起公众的火焰·····	351
“……一个基本弱点”·····	362
亚特兰大在哀悼·····	370
后记·····	385

序 言

我个人不认识玛格丽特·米切尔。但是，10年来我研究了她的生平和她伟大的小说《飘》，我相信，现在我对她的了解胜过她的大部分朋友。我深入到她的作品中去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在一系列奇特事件的引导下逐渐深入的，回想起来，那一系列奇特事件又象是有命运在指引。

10年前我开始写英国女演员费雯丽的传记。她除了成功地塑造了银幕中许多人物形象，还主演过《飘》中的女英雄郝思嘉。为了探索研究，我特地去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城访问。费雯丽小姐是在1939年12月在那个城市参加《飘》剧电影首映开幕式的。我希望为重现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而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要做到这一点，我得在脑中存入这个城市当时清晰的面貌。而且，鉴于在这几年期间，美国可能没有一个城市像亚特兰大那样发展迅速以及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就意味着我须要采访一大批参加首映仪式的当地居民。

我很快了解到《飘》，不论是书的本身还是电影，在亚特兰大人们心目中和生活占有特殊的位置，正象他们亚特兰大同乡玛格丽特·米切尔——这位创造出版界奇迹的作者，在他们心目中和生活的位置一样。在我看来，即使以自己的家乡为题材，著有《望家乡，天使》的托马斯·沃尔夫与其

家乡北卡罗来纳的阿什维尔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像玛格丽特·米切尔同亚特兰大那样关系密切。我在此城逗留了一个短暂的时间，结识了几个朋友。我回到家给他们写信，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不是进一步寻问费雯丽和《飘》首映仪式的情况，而是集中到玛格丽特·米切尔身上。尽管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是她那神秘莫测、桀骜不驯的气质和围绕她非凡的一生以及悲剧性和惹人注目的早逝的戏剧性场面已攫取了我的心。

一天早晨，我正在等候准备出版我的费雯丽传记的出版商。我接到我的代理人的电话。他通知我电影《芒刺和险境》的制片人，理查德·扎纳克和戴维·布朗已获得拍摄《飘》的续集的制片权，正在寻找愿写故事的作家，问我有兴趣否？鉴于要在我的书中对费雯丽小姐的表演作出评价，我对这部影片看了好多遍，因此对故事情节、人物都记忆犹新。我同意去纽约同大卫·布朗先生洽谈。数日后，我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同理查德·扎纳克谈话，那个周末，我已同意写《飘》的续篇，稍后定名为《陶乐》——此书如被通过，将改编为电影剧本。

那个夏天，我丈夫和我到南方各地旅行10个星期，而后我在亚特兰大停留一个时期。我在玛格丽特·米切尔40年前工作过的同一个图书馆里找资料。而且有一次还和40年前接待过玛格丽特·米切尔小姐的同一位图书馆管理员打交道。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所到之处遇到许多男男女女，他们或在工作中曾遇到过米切尔小姐，或者他们听说过关于《飘》的写作过程，或关于玛格丽特·米切尔和她丈夫约翰·马什

的情况。在我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我只知道米切尔小姐亲近和朋友这个圈子里大部分成员的名字，而且和其中一些成员见了面。我从事玛格丽特·米切尔生平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始，虽然在当时我没有意识到。

《陶乐：飘的续篇》完成于1978年的秋天，并经理查德·扎纳克和戴维·布朗的批准，由詹姆斯·戈德曼执笔写剧本。不幸的是，在我写此文时，剧本未被搬上银幕。我则继续写《索取：托尔斯泰耶伯爵夫人传》。直到1979年冬，当我重返亚特兰大走访我新结交的朋友时，我才真正开始写本书。

玛格丽特·米切尔关于《飘》的全部稿件，未发表的底稿以及私人信件都付之一炬，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担忧深入写她的传记可能很困难。然而玛格丽特·米切尔是被迫才写信的，她答复她小说的羡慕者（她不愿用“迷”这个词）写来的2万封信，还同她的通信人详细地就某些观点进行评论、澄清和辩论。要想计算她个人通讯范围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好朋友的来信她不失时机地答复。自从《飘》出版后，她大部分的信件是用复写纸打出的。这些复写本以及她收到朋友的信函，是由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秘书和她一个公寓管理人、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丈夫约翰·马什，还有她的哥哥斯蒂蒙斯·米切尔的坚决要求下焚毁的，并给玛格丽特的通讯者发去通知说，玛格丽特恳请他们将她的全部信函加以烧毁，并请他们谅解照办。然而这一恳请却未写在她临终仅9个月前用手写的遗嘱之中。

几年后，我看到佩吉·米切尔（玛格丽特有一个时期喜

欢用的名字——译者)写出的许多私人函件,足以说明她的朋友们并不愿意毁弃她的信。在给她的好友罗林斯学院英语教授埃德温·格兰伯里的信中,她警告他不要毁掉她的信件并说这些函件是她留给他的遗物。她意识到这些信函总有一天会变得十分珍贵。然而,她的朋友们不出售或不烧毁佩吉通讯函件的决心不是金钱能够左右的。这些信件使她活在他们的心头。佩吉给朋友写信就像跟他们交谈一样。当玛格丽特·米切尔同任何人交谈时,她是使人入迷的真正的演讲者。

对那些同佩吉·米切尔有个人友情并允许我分享他们宝贵的回忆,使我得以写成这本传记的人们,我深切地感激。我从未见到过像佩吉·米切尔的密友们所有的那种耐心和细致的回忆。几乎我所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同我一起回顾他们对她的印象以及她的轶事。有些还把他们的佩吉的全部通信借给我,其他人借给我照片和大事记。还有几位佩吉生活中的关键人物,他们无偿地接受我数百小时艰苦的采访,并利用额外的时间查找自己的私人档案,帮助我筛选出那些有助于我真实反映佩吉其人的所必需的事实材料。

在写本书的过程中,非比寻常地发现了:麦克米伦公司收藏的《飘》的卷宗,原先以为是丢失了,可是在河边的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仓房里找到了4只纸板箱,其中的收藏尚未编目录。箱内装有百把个马尼拉纸的封袋,袋里装满有关《飘》的编辑和出版的历史材料,那里有约翰·马什编制的评注和佩吉·米切尔的修改稿,麦克米伦公司给作者的全部信件,有契约合同,事务所的备忘录,旅行日记,有关涉外权利的

协议、通信和向报刊发表的记录。不仅这些收藏品没有编目，而且也没有把它们放入醋酸纤维素制的容器里，因此电报、剪报以及用黄色纸书写的稿子几乎因年久而变为纸灰。但有些有价值的函笺和合同以及备忘录等的收藏还是保存下来了。

许多人给我以援助，他们协助我把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深入研究写出成果。（给予协助的人有86名之多，另外还有6个单位，从略。——编者注）

我以最大的感激给予我的丈夫斯蒂芬·西特伦，他在我写作本书的各个阶段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他从自己重要的音乐事业中抽出时间陪我去亚特兰大和其他美国各城市，在那里我得进行很多采访和搜集资料，他参与这两方面艰苦的工作。他阅读我各种的草稿，每次都提出新的看法，并在我写作这本书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鼓励和支持我。我将《去陶乐之路》连同我的爱和感激一并献给他。

四个混蛋，一句脏话

当哈罗德·莱塞姆从查尔斯顿开往亚特兰大的火车厢里走到喧闹的车站，他怀疑此行是否会成功。

这是早春4月一个异常和煦的早晨。他站在令人晕眩的烈日下，戴着眼镜，不断地眨着猫头鹰似的两眼。这位麦克米伦公司的副总裁兼总编辑，身躯高大，脸瘦削，胃部突出在腰带之上，从某种程度上看仍很时髦。他戴着一顶硬边的巴拿马草帽，帽子潇洒地斜扣在灰色的头发上，手上提着一只缀着文字图案的公文包。他对当地的麦克米伦公司办事处没有派人来接，感到有些恼火。可是，他明白过来，这是他自己的过错，没有按预先的约定提前乘车而来。使他更为恼火的是，当他雇车来到桃树街佐治亚平台饭店时，他定的套房尚未准备好。

为了消闲，莱塞姆外出散步，但所见所闻使他很为失望。亚特兰大没有他沿途经过的其他城市所具备的那种古老南方的魅力。确实，看起来它同北方城市很相象，它拥有大约50万居民。他步行所经过的大部分建筑物和房屋是他见过的最蹩脚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比较优美的林荫大道之一的桃树街却不见有桃树，而且除了路面比较宽阔和路边有零星点缀的几株绿树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尽管几家屋前露出老木兰花树

的深沉而有光泽的绿叶，它提醒人们这里是南方的南边。莱塞姆不大记得清亚特兰大的历史，但是他记得此城在1864年在谢尔曼军队蹂躏下夷为平地，它一直是铁路的终点站。

事实上，19世纪40年代亚特兰大曾被称为终点站，以后称为“监工城”。因为亚特兰大从世界各地来的人口中，大部分是由全国性大公司派到南方为开展业务建立基地的民所构成的。亚特兰大大部分世家通过投资本地产品，可口可乐或利用本城成为交通中心和商业集散中心的地理位置的有利条件，在房地产中发家。这个城市在不断地发展迅速地改变着，传统的模式很难与之相适应。

1935年，莱塞姆从纽约来到南方组织稿件。当时国家大部分地区处于困难时期，唯有出版业是例外。他们出版的书，从1929年以来销售额几乎上升两倍，出版的书还能卖到较高的价格。为充分满足读者需要，出版商派遣编辑去英国，与那里的作家签订合同将他们的著作送往美国出版。莱塞姆从事这项工作已有5年。而后在1934年出乎出版界的意外，一位南方妇女卡罗琳·米勒写的第一部小说《他怀中的羔羊》，不但成为畅销书，而且获得普利策奖。想到米勒夫人的小说可能是一种趋势的先导，莱塞姆受这个想法的激励跑去找麦克米伦公司的总裁乔治·布雷特，告诉他愿意去南方寻找新的作家。

在一个缺乏传记和自己家世小说的年轻国家里，有关被征服的南方及其“失败的事业”的故事，使人们对浪漫主义文学如饥如渴地需要。50年来南方作家们创造了一种描写过去的传奇文学，如同有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大房子变得更大，

可爱的妇女变得更可爱，骑士们更有骑士的风度，快乐的黑人更快乐。”但是现在，自从经济大萧条以来，有些南方小说家开始以一种反传统的有时是怪诞不经的手法来描写他们的家乡。以厄斯金·考德威尔为例，他在《烟草路》中把文盲吉特·莱斯特一家描写得肮脏不堪而令人厌恶。莱塞姆并不认为考德威尔的小说有特殊可以称道的地方，但是他所写的小说的巨大成功却提醒他，有关南方的题材对买书的公众有强烈的吸引力。

莱塞姆到达亚特兰大时，他想发现另一个厄斯金·考德威尔或者卡罗琳·米勒的希望微弱。他已去过里士满、夏洛特及查尔斯顿，没有找到一部可供出版的稿件。这时转而向美国寻求书籍以填补麦克米伦公司1936年春季出版计划为时已晚；纽约那些极有竞争力的出版商一定已同所有值得合作的作家签订了出版合约。莱塞姆一回到旅馆就打电话给亚特兰大办事处。使他大为失望的是，他了解到他的代理人没有提供他有指望的途径。但是在他逗留48小时期间，办事处已为他安排了尽可能多的年轻作者同他见面。

绝望之下，莱塞姆打电话给洛伊斯·德怀特·科尔，她是麦克米伦纽约办事处的编辑，过去曾担任驻亚特兰大的代表。她在亚特兰大已是两年前的事情，但他要求她回想一下，在本地是否有有前途的作家？

“佩吉·米切尔·马什，”洛伊斯有点勉强地回答。“她写了一本小说稿，写了好几年。她告诉我是关于美国南北战争和战时的重建，但我没有读过这本稿件。除了她的丈夫约翰·马什之外没有人读过。”

洛伊斯告诫莱塞姆，佩吉是个少见的作家——不追求出版的作家，因此她可能不欢迎他的探问。去年，洛伊斯写信给佩吉，要她把稿件送交麦克米伦公司。佩吉不仅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要洛伊斯不要同任何人议论此书，因为她没有意图要出版。现在洛伊斯感到有点不安，她辜负了佩吉对她的信任，但是她对朋友的小说总是有种预感：“如果佩吉所写的同她所讲的一样，”洛伊斯告诉莱塞姆，“这本书必定是迷人的。”

洛伊斯建议，同马什夫人联系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她的老朋友和在新闻界的同行梅多拉·菲尔德·珀克逊女士。她解释道，10年前佩吉·马什曾是《亚特兰大日报星期日明星》特写作家。佩吉和梅多拉·珀克逊（该报总编辑的妻子）是在那里的同事。莱塞姆的精神顿时振奋起来。凑巧，安格斯·珀克逊作东道主设午宴招待莱塞姆，莱塞姆不失时机地打电话到珀克逊夫人报社的办公室，极其坦率地告诉她关于要求请马什夫人参加午宴一事的背景理由。

“佩吉是不大接受邀请的，但我不妨试试看，”梅多拉说。

亚特兰大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深深地陷入经济萧条的忧郁中，但是附近的特鲁伊德山的白色山茶黄花却开得满山遍野。佩吉·米切尔·马什午餐后显得兴致勃勃，她为哈罗德·莱塞姆和梅多拉·珀克逊驱车去参观未完成的雕塑纪念象，这是南部邦联三大英雄骑马的人像，高60英尺，准备高高地雕凿在石头山的山坡上，关于邦联英雄事迹的谈话正

是使佩吉热情奔放的动力。

莱塞姆是第一次到南方，他见过的妇女看上去却像是温室里的花朵，只有他的这个小个儿、活泼的向导比较茁壮——她一头金棕色短卷发，大大的蓝色眼睛，显得有点骄傲的鼻梁上缀有几点醒目的雀斑。她的外表有种强烈的对比令人着迷。她当然很漂亮，而且精力充沛，但是每当她站着不动时，看起来就象在地上生根似的，这可能她穿的是矫形鞋的缘故，虽然莱塞姆另有想法，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这点，直到那天很晚的时刻才发现。初次见到佩吉·马什，莱塞姆以为她最多只有20岁，实际比他想的至少要大15岁。她身材不到5英尺，这使人产生错觉，还有，头发往后掠，系上雅致的蝴蝶结的年轻发式以及无拘无束的谈吐都使她看上去很年轻。作为一个年纪渐长的单身汉，和对自己未婚地位采取一种防范的态度，莱塞姆和打扮得妖冶的女人在一起总感到不舒服，一开始，佩吉那些自然的佻达言谈使他的戒备心理消失。但是她善于处世的幽默感和脏话更使他惊讶不已。

实际上佩吉对她自己叛逆的性格十分自豪，她喜欢把自己看作是“爵士乐时代的产物，一个那种被传道士们称之为30岁以前就会下地狱或被绞死的、留着短发的年轻无情的女人。”可是她现在已35岁，并没有下地狱。事实上她的幽默感、泼辣的口才和女性的妩媚仍然征服着遇见她的绝大部分的男人。这就是佩吉·米切尔·马什谜一样的人物；她是解放了的女性和南方美人奇特的混合体。在她的魅力下，个把小时就使莱塞姆倾倒得五体投地。

佩吉慢慢地驾驶着她绿色的雪佛莱轿车沿着她熟悉的僻

静道路前进。她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使她作为导游带着看来和自己家里人一样的这些人在城市的四周观光。梅多拉只是在几小时前打电话给佩吉，告诉她安格斯在最后时刻因事外出，他不能作为东道主代表《日报》宴请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哈罗德·莱塞姆，佩吉是否能做做好事过来和她一起充当女主人。佩吉从来无法拒绝处于绝望中的朋友的请求，便答应了。现在她引人入胜地讲述着巨大石雕的历史，她很高兴地答应她来参加这次午餐。

佩吉·米切尔·马什对莱塞姆到来的动机全然不知，直到午餐中间，他坦率地表明，他听说她写了一本小说，很愿一读。她回答：“我没有写过小说。”

他们接着谈论起著名的作家及其作品，并发现他们对于文学有相似的兴趣。这时莱塞姆提出，委托佩吉在亚特兰大地区为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搜集著作，她同意了。

佩吉否认她写过小说之后，莱塞姆没有泄气。因为佩吉说这话时不敢直接看着他，使他确信她事实上是在撒谎。他意识到，虽然她能言善辩却不是那种随便撒谎的女人。他也发现自己同意洛伊斯·科爾的看法，这个火辣辣的小妇人是曾听到过的最佳故事创作者之一。她讲话流畅，用词精确，有南方抑扬顿挫的音律。讲话快速，技巧娴熟。他发现佩吉·米切尔·马什非常喜欢讲故事。她是个极有趣的女人，具有少见的幽默感。当他听完她详细讲述她在新闻界工作的日子里，她曾被悬挂在6层楼的窗外，身系在高空作业的坐板上体验雕塑家在雕刻石头山一侧人头时的感受以后，他更加急切想读一下她的小说稿。

“我刚刚感到我的脚踏到坚实的地面，”她告诉他，“可是那位摄影记者就告诉我，照相机里的快门卡住了，他得重新拍一次。我转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眼睛，如果整个南部邦联的命运取决于我从地面上再次悬挂在6层楼外，我说谢尔曼将不得不再次向大海进军！”

当他们回到车上，莱塞姆冒着失去她的好感的危险又提起她小说的事：“我不愿意逼你，”他又开始说，“但是洛伊斯·科尔确实说你写过一本小说，我的确渴望一读。”

在开动车子之前她扫视他一眼，皱着眉：“我承认我一直在写一本小说，但现在讨论此事还为时太早。”

“那么，至少你能告诉我关于它的内容？”

“关于南方的。”她说。

“像《烟草路》也是关于堕落者的吗？”他刺激她一下。

“不，但有些非常执拗的人物，拒绝承认失败。”

“为什么不把你的书交给别人出版？”莱塞姆问她。

“没有准备好，由于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的原因，我不认为这书能销售出去，因为它是关于一个女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的丈夫，他们都不能摆脱；因为书中只有四个混蛋，还有一句脏话。”

“噢？哪句脏话？”他笑着问。

“你别问。”

“好吧！不管怎么着，我要看这手稿。”

“如同我告诉洛伊斯那样，如果我什么时候写完这小说，我会让麦克米伦公司看到它。”

翌日是一个4月里美好的早晨，阳光柔和而金黄。空气中散发出春天的气息。佩吉答应莱塞姆和梅多拉去四处寻找她所知道的年轻作家，并请他们在当天下午到佐治亚作家俱乐部茶叙。她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打电话寻找他们。午后，正如同她后来所写的，她搜集了各种类型的，各种各样的，抱有希望的“笨蛋”于一车，把他们“送往俱乐部喝茶，他们在那里可以同一个真正的出版者本人见面”。

在喝茶之间，莱塞姆第三次谈起佩吉的小说。

“请不要谈它，我真的没有小说稿可借你一读。”她坚持说。

“你瞧，”他回答，“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奇妙的遁词。你说你没有写完可供一读，可是你所有的朋友却都为你鼓掌喝采了。”

她眼往别处看，很快改变了话题。

黄昏来临，佩吉把他们堆进车里送他们回家。其中一个问她什么时候计划完成她的著作。既然她现在为麦克米伦公司寻找书籍出版，为什么不把她的书稿交给莱塞姆呢？

她为《亚特兰大日报》撰写稿件的4年中赢得了声誉，成为这家报纸的明星记者，即便现在她离开了那家报纸已经10年，她仍被诚为是有较高声誉的名人和文学界的权威，而露头角的作者们经常征求她的意见。这时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她最近还请佩吉就她的著作提出意见）从后排座位上嚷道，“是吗？佩吉，你正在写一本书吗？真奇怪，你从没有提过，你为什么不把书稿交给莱塞姆先生？”

“因为它太糟糕。我觉得难以为情。”佩吉回答。

“真的？我敢说，我认为你不是那种能写出成功小说的作家。”那个女青年叫嚷。

怒火从佩吉·米切尔不太宽阔的胸膛深处升起。这个毛孩子怎么能知道她的生活和她属于什么类型或者她曾有过什么经历和遭遇过怎样的磨难？如果这个毛丫头懂得佩吉的真相的话，她肯定会感到难以置信。这种冷嘲使佩吉的愤怒化为一阵大笑。她笑得那样厉害，以致她的脚触动了车闸，车急骤地停下。

“瞧！”这个女孩子说，车突然颠簸使她往前冲。“这更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你缺乏一个小说家的严肃性！”

这话把佩吉气得发疯，她把客人一送到终点就飞驰回家。从1926年起她一直在零零星星地写一部小说，2000页的稿件塞进了弄脏了的马尼拉纸封袋里，藏在公寓里她能找到的空处。这是下午6时刚过。莱塞姆说过，他要在那天深夜离开。她在公寓房里到处乱找，把屋里搅得一团糟也不加整理。有些封袋堆在缝纫桌上用浴巾罩着，其余的隐藏在更奇怪的地方。她得钻进床底下把关于亚特兰大重建的那部分书稿拖出来，而后又站在高脚凳上取下碗橱顶上有关南北战争的几章。

她刚刚认为所有的手稿都集中到一起了，她又想起没有写成书的第一章，更确切地说，一共有60个第一章，但全都糟糕透顶。于是她坐在打字机前重写她认为写得最好的那一章。可是她从第三页写起，因为太慌张无法写出一个完整的开端，她就在这里附上一张便条，注明过后再写一个有两张稿纸长的开头。看到各章节之间有许多地方联接不起来，以